



寒山寺的钟声

■单涛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是当年唐朝学子张继进京赶考名落孙山后，归途夜泊姑苏枫桥留下的千古绝唱。

依稀记得，第一次读这首诗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里，当时就非常喜欢，并向往之。

孤寂而辽远的江面上，烟波浩渺，远山如黛；寒鸦嘶啼，秋虫低鸣；月去未去，渔火莹弱。一艘小船由于天色已晚，准备泊在寒山古寺不远处的一片江面上。

江南水乡优美的夜色，一切都湿湿的，连同船夫的蓑衣与桨橹；一切都凉凉的，连同船头那盏微弱的渔火和船夫的那杆老烟袋；一切都氤氲在江面蒸腾起的水汽里，连同远处的黛青色的山峦与古寺里的那口钟……

深秋，江南的深秋，孤寂的深秋，惆怅的深秋。

寂寥似的桨橹声偶尔拨动水面三两下，四周的蟋蟀、蛐蛐等秋虫的鸣叫声似乎使此时的秋境显得更加安静与空旷。

夜色茫茫，凉风嗖嗖，银霜满地，江边的枫树轻轻摇曳，江面渔火点点，忽明忽暗。哪有什么心思躺在船舱里休息，只有无尽的心事随着江水流动，伴着渔火跳动。

夜已深，连倦鸟都已归巢，而自己进京赶考却未中，现在却漂泊他乡，流落异地，家里的情况怎么样？父母的身体怎么样？妻儿可好……不禁惆怅满怀。江水悄

无声息地流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这时，从不远处的古寺里传出几声“当……当……”悠扬的钟声。夜深了，钟声划破寂静的夜空，从古寺传来，更加毫无睡意，索性披上长袍，走出船舱，欣赏这江南深秋夜晚的景色。站在船头，背着双手，凉风吹动着长长的胡须和从发髻上散落下来的头发。天气已进入深秋，一切都笼罩在空灵、幽暗、寒冷的夜色中，只有江面上微弱的渔火稍稍给人一点温暖的感觉。此情此景，心中已是感慨万千，不由诗兴大发，也许是不假思索、水到渠成地便吟出了那数行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寥寥数行字，意境清远、情景交融、余韵无穷。恐怕连张继自己也想象不到，一首千古绝唱就在江南深秋的夜晚诞生了。

我两次来到寒山古寺寻找当年诗人的踪迹，感受当年秋夜的意境，虽然未能听到古寺的钟声，却也在张继雕像前和夜泊处驻足沉思，想象着当年的情境，思绪在一千余年前穿梭。

的确，在大唐璨若繁星的诗人中，张继并不算突出的，诗词数量也屈指可数，但只此一首便足够留芳百世。历史有时候就是如此难以捉摸，千百年来，人们没有记住在那场考试中谁金榜题名，谁中了状元，谁功成名就……只记住了名落孙山的失意学子张继，还有那盏不灭的渔火和从古寺里传来的钟声……

霜降，那一枚落叶

■尚纯江

又是一场秋雨
渐渐地
把满眼的绿色洗去
浓郁的绿
洗成淡淡的黄
一枚枯黄的叶片
随着一缕秋风盘旋起舞
落下
辗转为泥

一夜寒霜
催开了芦花
催开了菊花
阳光和雨露
交替出场
一枚枚落叶
像东逝的流水

倏忽而去
光秃了的树木
增添了年轮
南归的大雁
演绎着昨天的故事

听一听昨夜的雨声
漫漫细雨总是缠绵
吻一吻今天的秋风
那一枚黄叶不忍离去
沉甸甸的秋天就要成为过往
一枚发黄的旧照片
留在心底
那一畦哇种下的麦子
明天
又要萌发出一抹嫩绿



父亲的蜜蜂情结

■王科军

父亲对养蜂情有独钟。

我小的时候，父亲是村里大队会计，在村里人的眼中，是非常体面的大队干部。他喜欢养蜂源于邻村一位同窗。父亲的同窗家里养了十几箱蜜蜂，每到春天百花盛开的季节，他家绞出的蜂蜜用缸盛。那时产出的蜂蜜要到供销社土产门市部卖，一斤蜂蜜卖1块钱，他家一次就能卖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对当时物资极具贫乏的庄稼人来说是很诱人的。有一年春天，父亲不顾家人反对，卖掉几抬篓红薯干，和村里一位大叔合伙买来八脾蜜蜂。

父亲特别爱花，无论什么样的花对于他来说，都是那么亲切。一朵花就是一个春天，就是一份甜蜜。

蜜蜂最喜欢的要数油菜花，油菜开花在每年的三四月份，它是重要的蜜源植物。春天油菜花的花香，吸引着成群的蜜蜂飞舞，采集花粉和蜜汁。油菜花蜜为浅琥珀色，透明、粘稠，略有青草味，极易结晶。

春天，是产蜂蜜最多的季节，蜂箱内的蜂房封满了蜜，说明绞蜜的时节到了。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起来绞蜜。为了保证蜂蜜的质量，这项工作只能做到七八点钟，等蜜蜂返回蜂箱，带回新的花粉和蜜汁就不能再绞了。父亲先在长板凳上绑牢倒立的方凳，把一脾满腾腾的蜂脾斜倒其上，上方再斜扣一只喷有蜜的空脾。他端坐板凳一头，嘘嘘地向满腾腾的蜂脾吹艾烟，蜜蜂感觉到了洪水般的烟雾，惶恐地向上遁逃。盛满蜂蜜的脾子上，蜂房的蜜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晶亮。父亲喜形于色，撸起衣袖，把蜂脾放入自制的绞蜜桶里，一阵狂绞，蜂蜜刷刷地从蜂房里面甩出来，落在桶壁上，流入桶里。

接下来就是移虫取王浆，取王浆可是一个细致活。每个蜂脾是由蜂蜡组成的，许多六边形小小蜂房，里面能分泌王

浆的工蜂，只有5~15日龄的小幼蜂。而蜂虫只有3日龄就得移到王胎里，等待长成蜂王。由于幼虫太小，有时父亲需戴着眼镜才能看清楚。只有把蜂虫挑干净了，才能用取浆勺把王浆慢慢挖出来。

下午是检查蜂箱的时间，每箱蜂都要仔细检查，不能有多余的王胎。因为每个蜂箱里只能有一只蜂王，否则就会自然分蜂。万一有检查遗漏的就会发生跑蜂，那可麻烦了，它们会成群地飞出蜂箱，飞上树梢或者更远的地方，要把它们再收回来就很难了。

第一年养蜂，绞了50多斤蜂蜜，父亲高兴极了。大多都送给了邻居、亲朋好友，分享几分甜蜜，换得满堂赞声。父亲重情谊，秋日谁吃玉米饼，春上谁咬红薯干馍，就端上一小碗蜂蜜让其蘸着吃。

入冬，山花凋零，蜜蜂进出也少了，父亲给蜂箱外扎稻草御寒。冬至后，小瓷盘上排松针枝，洒上白糖水，置于箱底，让它们汲取营养，度过严酷的冬日，编织来年春天的童话。

令人意想不到的，有一年，父亲养了多年的蜜蜂，竟被蜂螨给消灭殆尽了。父亲瘦弱的身体，苍白的两鬓，已经不起折腾了。有一天，父亲对我说：“往后不养蜂了。”我听后，心里突然有种失落感。父亲一生喜爱养蜂，现在突然说不养了，说实在话，我有点接受不了。

是啊，父亲的确老了。每每见他检查蜂脾时动作迟缓，我的鼻根就有点发酸。我常常劝他，养完这一年蜂，就别养了，反正现在家里条件越来越好，又不指望它挣钱。他没有明确答复，却给我列举一大堆养蜂的好处。我望着父亲佝偻的背影，也不再劝他了。

父亲一生倔强，到头来还是输给了时间。他坎坷时的泪水，成功时的沉默，总让我捉摸不透。但是我明白，父亲对子女的爱，为子女的辛苦付出，都在那些泪水和沉默里。

